

• 综 述 •

社交媒体在老年人家庭代际互动中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刘东玮¹, 范宇莹², 张思宇¹, 陈宇斌¹, 苏红¹, 吴洪梅¹

(1. 哈尔滨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基础护理学部, 黑龙江 大庆 163319;

2. 哈尔滨医科大学 护理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

随着独居、空巢老年人不断增多, 老年人与家庭成员, 尤其是子孙后代之间的情感联系面临新挑战, 代际互动成为学术研究和社会讨论的焦点^[1-2]。代际互动是家庭内部几代人之间各种资源和价值的交换与互惠过程, 在方向上, 代际互动表现为双向互动, 包括父母向子女的互动以及子女向父母的互动; 在内容上, 体现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 3 个方面^[3]。社交媒体是科技进步的产物, 它可突破地理限制, 成为老年人与子孙沟通的重要工具^[4]。根据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24 年 6 月, 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网民已达 1.57 亿^[5], 这表明老年人已逐渐成为社交媒体的重要使用群体。社交媒体的应用有助于缓解代际隔阂和老年人的孤独感, 但同时可能会引发互联网家庭变迁和代际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将梳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社交媒体在老年人家庭代际互动中的研究, 探讨社交媒体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家庭关系及代际情感的影响。通过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 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并从跨文化比较视角切入, 剖析社交媒体在跨文化背景下对老年人与家庭互动的的作用差异; 总结并分析适当的干预措施以提升老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效能。

1 老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现状

1.1 老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动机和模式 老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主要动机包括与子女保持联系、分享日常生活、缓解孤独感、获取信息及参与社区活动等^[6]。Zheng 等^[7]研究显示, 维系代际情感联结是最为突出的动机, 在独居或生活远离子女的老年人中尤为常见。老年人会利用社交媒体参与社区活动以及与朋友保持联系, 可提升老年人的归属感及自我价值感, 有利于其主动应对生活挑战^[8]。社交平台的积极互动机制也可提升老年人使用意愿。因此, 情感维系、缓解孤独感及消遣娱乐是老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主要动机^[8]。以微信为例, 通过语音及

视频通话, 能为身处异地的家庭成员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成为“线上团圆”的重要渠道^[6]。此外, 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也受到老年群体的青睐, 直观的视频内容能帮助老年人了解年轻一代的生活动态, 从而消除家庭成员间的代际鸿沟^[9]。

1.2 老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障碍与挑战 尽管社交媒体为老年人提供了新的社交渠道, 但在使用过程中, 老年人面临科技恐惧、技术焦虑及数字素养的缺乏等挑战^[10]。许多老年人缺乏必要的数字技能, 难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功能; 同时, 由于页面设计不够“适老化”, 加之子女耐心有限, 可加剧老年人的挫败感, 因此“数字鸿沟”问题日益严峻。老年人社交媒体代际互动理论模型见图 1。Siddiq 等^[11]研究显示, 老年群体在使用社交媒体时隐私泄露风险高达 83%。由于缺乏风险意识和防范技能, 老年人容易泄露信息, 甚至成为网络诈骗的受害者, 可能破坏家庭关系和代际信任。因此, 在鼓励老年人参与数字互动时, 应加强其风险防范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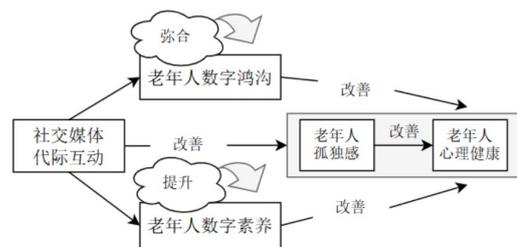


图 1 老年人社交媒体代际互动理论模型

2 社交媒体对老年人的影响

2.1 心理健康层面 根据互联网使用的“网络增益效应”, 社交媒体可扩大老年人的社会网络, 改善其老化态度, 并通过增强科技熟悉度缓解科技恐惧的负面影响^[12]。通过社交媒体与家庭保持联系可以有效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和抑郁症状, 提升其主观幸福感。通过社交媒体参与家庭事务讨论、分享生活趣事, 老年人能够感受到家人的关爱与自身价值, 在精神层面实现“云陪伴”, 从而获得更多的安全感与归属感, 缩短代际间的心理距离。此外, 社交媒体还使老年人能够找到其他具有相似经历的同龄人,

【收稿日期】 2024-10-27 【修回日期】 2025-03-1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2174048); 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基础研究项目(JFXN202005)

【作者简介】 刘东玮, 博士在读, 讲师, 电话: 0459-2796765

【通信作者】 范宇莹, 电话: 0451-86636010

建立互助支持网络,从而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13]。然而,过度依赖社交媒体可能导致负面情绪,尤其是当老年人将其视为唯一的亲情沟通渠道时,如果子女回应不及时或互动减少,老年人容易感到被遗弃,加剧孤独和空虚感^[13]。因此,数字时代的家庭沟通仍需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确保情感交流的质量。

2.2 生理健康与社会参与 社交媒体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健康信息获取渠道和同伴交流的机会,有助于增强其健康意识与行为。例如,通过浏览养生保健信息、观看健身操并模仿练习,可提高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自理能力^[14]。此外,老年人还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加入在线社区和兴趣小组,与志同道合的同辈分享兴趣爱好,扩大其社交网络及提升幸福感。通过社区互动,老年人不仅能够获取有用的信息,还能在互动中感受到社会的认可和价值。通过积极参与社交媒体活动,能够激发老年人的活力,延缓认知衰退,促进其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15]。

3 社交媒体对老年人家庭代际互动的影响

3.1 正面影响 社交媒体为家庭代际互动提供了更为便捷、丰富的渠道。子女、孙辈可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与老人分享生活,拉近心理距离,增进代际情感。有研究^[4]显示,社交媒体在促进代际认同、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老年人可借助线上互动了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并借此传递人生智慧,潜移默化中实现家风家教的传承。此外,社交媒体还为老年人参与家庭决策提供了新途径。子女在购房置业、教育等重大事项上,可随时通过视频通话征询老人的意见,使老人感受到自身的价值,满足老年人的参与感和存在感,从而增进代际之间的理解与信任^[16]。随着互联网普及,社会正从“晚辈向长辈学习”的前喻文化向“长辈向晚辈学习”的后喻文化转变。结合前喻文化与后喻文化的互补性视角,社交媒体的双向互动不仅帮助老年人理解年轻一代的喜好,同时也为年轻群体了解老年人的生活状态构建了代际沟通的媒介渠道^[17]。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与老人的交流,能学会换位思考,增强代际共情能力。方楠^[18]认为,代际互动本质上是相互理解、彼此成全的过程,社交媒体在其中扮演了“润滑剂”的角色。这种双向沟通促进家庭成员间的理解与尊重,减少因生活方式、价值观差异引发的隔阂。

3.2 负面影响 “数字鸿沟”可能导致在老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时引发代际冲突。老年人与子女对隐私界限的不同认知是矛盾的主要来源,老年人较为注重“日常家庭隐私保护”,而年轻人则更为注重是互联网时代的“个人数据保护”。由于老年人对网络隐

私保护的认知不足,在转发内容时可能无意间泄露子女信息,引发代际矛盾^[19]。同时,代际互动频率不对等也会加剧失衡感。因工作学习忙碌,子女未及时回复信息时,老年人易感到被冷落^[20]。而频繁查看子女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又可能让老年人感到孤独^[2]。若老年人试图通过频繁点赞、评论来引起子女注意,则可能引发子女反感。此外,社交媒体可能放大代际间的价值观差异。老人看到子孙发布的与自身观念不符的内容时,可能产生不适,从而加深代沟^[11]。老年人可能因难以适应年轻人的交流方式而退出社交媒体,加剧现实中的代际疏离感。

3.3 积极与消极影响的平衡策略 在明确社交媒体对代际关系双重影响效应的基础上,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管理措施成为弥合代际鸿沟的关键突破口。家庭作为代际技术传播的主要场所,子女可通过与父母面对面的沟通来传授智能设备的使用技巧,帮助答疑解惑。同时,子女与父母还可共同商议制定“社交媒体使用公约”,通过明确隐私界限、约定互动时间等形式,减少因社交媒体使用导致的代际冲突,从而推动老年人成为信息社会的“享用者”。

4 社交媒体在老年人家庭代际互动中的文化差异

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社交媒体是维系老年人独立生活的工具,而非家庭联结中的纽带^[21]。有调查^[22]显示,在文化维度方面,美国是高度个人主义的,而中国是高度集体主义的。因此,西方老年人更看重社交媒体拓展社交圈、获取信息等功能,而东方文化则更注重家庭凝聚力。社交媒体是增进代际团结、践行孝道的重要渠道^[23]。例如,美国老年人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志趣相投的同龄人,分享养生和生活趣事;而中国老年人则主要通过微信与子女联系,关注家庭成员的生活和健康,可见老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差异化动机受到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此外,文化差异还体现在老年人对社交媒体的接纳度和使用能力上。西方老年人更早接触互联网,数字素养较高,社交媒体普及率较高。据统计^[20],美国老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率约为73%;而中国老年人受传统观念影响,对新技术的接受较为谨慎,网络普及率仅为47.1%^[19],且普遍缺乏必要的数字技能,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存在困难。同时,在隐私保护意识方面也有明显差异。如在强调“个人边界”的西方文化中,老年人较为警惕社交媒体带来的隐私泄露,主动采取防范策略;而在国内,老年人对隐私的敏感度较低,在网络平台中分享生活细节时面临较大的隐私泄露风险。基于以上差异,在制订干预策略时需充分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针对更注重家庭凝聚力的国内老年人,可通过“代际互助打卡任务”形式,例

如父母每完成1项数字技能学习,子女同步完成1项传统技艺掌握,增强陪伴式的代际互动。对于西方国家,则可鼓励建立社交媒体互助社群,推动“助人自助”的思维方式。因此,在推动老年人利用社交媒体拓展人际关系的同时,应注重其在促进家庭代际互动中的文化内涵和内在机制。

5 干预措施与优化策略

5.1 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 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是帮助其跨越“数字鸿沟”、融入信息社会的首要措施。与西方国家相比,国内老年人接触社交网络时间较短、普及率较低,缺乏必要的数字技能,难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各项功能。一项国外系统综述^[20]显示,获得数字技能和参加数字培训课程可有效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而国内更加强调家庭成员的责任,尤其是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和照顾,因此构建干预措施时应充分发挥代际支持优势,鼓励家人共同参与培训活动,内容包括社交媒体操作技能、网络安全常识和信息甄别能力等。在培训过程中,家庭成员应及时关注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提供情感支持。

5.2 优化平台适老化设计 为老年用户设计更加人性化的社交媒体产品至关重要。潘盈^[24]认为,产品设计应考虑老年群体特点,从视觉设计、功能布局、交互逻辑等方面进行优化。例如,使用更大的字体、简化操作步骤,提升可读性和可操作性。未来可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智能聊天机器人,帮助老年人克服技术难题并提供日常互动陪伴,以提高其参与度。

5.3 建立家庭互动秩序 构建良性的家庭互动秩序是增进家庭和谐的关键。家庭成员应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就网上互动、隐私保护等制订明确的规范。例如,子女发布涉及父母的敏感信息前征得同意;父母转发、评论子女动态时,也应尊重对方。在此基础上,通过定期家庭会议回顾执行情况,增进代际理解与包容。此外,子孙辈应主动“数字反哺”老年人,帮助其掌握隐私设置、语言表达等技能,缩小代际差距,提高老年人的参与感和获得感^[25]。

5.4 完善社会支持体系 应对全球人口老龄化,数字服务融入养老支持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一项丹麦研究^[26]显示,为老年人提供数字干预技术和智慧管理系统可起到辅助日常生活并提升认知功能作用。我国政府可通过制订专门政策,鼓励社交媒体等平台面向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服务,通过整合社工及志愿服务资源,强化老年人与社会支持系统相关的数字化程序、平台关联和终端的开发应用,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同时,应加强老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的伦理研究,明晰平台责任,加强算法监管,让老年人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的安全感。

6 现有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6.1 研究方法局限 现有研究大多采用横断面调查,难以揭示社交媒体使用对老年人心理社会变化的长期影响。未来应开展更多基于纵向调查的追踪研究,动态考察社交媒体参与、代际关系、心理状况的交互作用;同时,可通过质性研究,挖掘老年人在社交媒体代际互动中的主观感受,探析代际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为疏解代际矛盾提供对策。此外,现有研究对社交媒体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应用不够充分,未来可将老年人社交媒体数据作为样本,分析其社交网络结构、互动模式与心理社会状况的关联。

6.2 跨文化比较 现有社交媒体代际互动研究多关注西方国家,对东方文化关注较少。未来应加强不同文化背景下老年群体社交媒体参与行为的对比分析,探讨中国“孝道文化”与西方“个人主义”传统对代际互动的影响。例如,在传统孝道文化影响下的中国,考虑开发专为代际互动设计的社交活动,如“家庭共同记忆”模块,鼓励老年人分享生活经历,年轻人通过视频或语音回复,从而促进跨代沟通与情感交流;同时,社交媒体在调解跨文化家庭矛盾方面的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如开发多语言交流平台,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年人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

6.3 理论模型构建 目前已有学者提出“数字反哺”“三喻文化”等理论分析老年人社交媒体使用行为^[4],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来阐释其与家庭互动、心理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未来研究应在梳理现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涵盖个体、家庭、社会多重因素的综合分析模型。基于此模型,可将老年人社交需求层次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等嵌入其中,进一步深化对社交媒体促进积极代际互动的认识。

7 小结

社交媒体作为现代科技进步的产物,正深刻影响和重塑着老年人的家庭生活。如何因势利导,推动构建“数字辅助、代际互动、家庭和谐”的良性循环,是目前老龄化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政府主导下积极建设智慧养老服务网络平台,全面、清晰、准确、及时地展示养老服务设施和机构等信息,为老年人提供便捷、高效、精准的信息查询服务,方便老年人选择符合自身需要的养老服务产品,或通过大数据分析,把握老年人的需求与需求变化动向,为其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养老服务,为确定政策支持重点提供依据。随着各界对老年人需求的深入了解以及适老化产品与服务供给的不断完善,社交媒体将成为连接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媒介,为老年群体弥合“数字鸿沟”,不断推动积极老龄化建设。

【关键词】 老年人;社交媒体;家庭代际互动;跨文化;干预策略

doi:10.3969/j.issn.2097-1826.2025.10.023

【中图分类号】 R47-05;R47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1826(2025)10-0095-04

【参考文献】

[1] BAI Q, FU D, CHEN S, et al. Configurational effect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older adults' depression: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CHARLS data [J/OL]. [2024-09-20]. <https://bmcpublihealth.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2889-025-21532-x>. DOI:10.1186/s12889-025-21532-x.

[2] 徐莹, 吕妃, 罗彩凤. 基于 CiteSpace 的代际支持研究可视化分析 [J]. 军事护理, 2024, 41(8): 82-85.

[3] 崔国东. 重新探讨工作中成功老龄化的内涵、前因及结果: 基于代际互动视角 [J]. 心理科学进展, 2024, 32(10): 1593-1609.

[4] 郭秋阳. 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科技恐惧的关系: 老化态度与互联网使用的作用 [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24.

[5]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B/OL]. [2024-08-29]. <https://www.cnnic.cn/n4/2024/0829/c88-11065.html>.

[6] 张馨予, 李颖聪, 陈峙虎, 等. 主动和被动社交媒体使用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4, 32(6): 1247-1253.

[7] ZHENG Q, WANG 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gital divide and the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learned helplessnes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rowth mindset [J]. *Curr Psychol*, 2024, 43(25): 21547-21556.

[8] SIMONS M, REIJNDERS J, JANSSENS M, et al. Staying connected in old age: associations between bonding social capital, loneliness and well-being and the value of digital media [J]. *Aging Ment Health*, 2023, 27(1): 147-155.

[9] 张淑华, 徐婷婷. 乡村老年群体的“抖音社交”与“媒介养老”现象——以豫中某乡村为例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 46(2): 129-137.

[10] HO M H, LEE J J, YEN H Y. Associations between older adults' social media use behaviors and psychosocial well-being [J]. *Aging Clin Exp Res*, 2023, 35(10): 2247-2255.

[11] SIDDIQ H, TEKLEHAIMANOT S, GUZMAN A. Social isolation, social media use, and poor mental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California Health Interview Survey 2019-2020 [J]. *Soc Psychiatry Psychiatr Epidemiol*, 2024, 59(6): 969-977.

[12] 王素芳, 周禹涵. 老年人社交媒体健康信息甄别能力及其提升影响因素研究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 66(24): 14-29.

[13] 孟鸿兴, 梅志玲, 王晓庄, 等. 网络社交媒体使用与老年人孤独感关系的元分析 [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3, 21(2): 280-288.

[14] XU P, SULAIMAN N A A, DING Y, et al. A study of falling behavior recognition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deep learning [J]. *Signal Image Video Process*, 2024, 18(10): 7383-7394.

[15] MESHI D, COTTEN S, BENDER A.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and perceived social isolation in older adul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J]. *Gerontology*, 2020, 66(2): 160-168.

[16] 蔡雨婷, 李彦章. 老年人社交媒体使用与健康关系的研究进展 [J]. 中国健康教育, 2023, 39(8): 720-724.

[17] 魏智慧, 夏峥. 话语转变: 家庭后喻文化中数字反哺带来的代际挑战与应对策略 [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24(6): 159-167.

[18] 方楠. 数字代沟中的文化反哺: 家庭微信场域代际互动问题研究 [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4(5): 10-17.

[19] 肖涵, 黄静蕾. 社会支持网络对老年数字鸿沟弥合的影响研究 [J]. 人口与社会, 2024, 40(4): 67-82.

[20] GADEY N, PATAUNIA P, CHAN A, et al. Technologies for monitoring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n older adults: a systematic review [J]. *Disabil Rehabil Assist Technol*, 2024, 19(4): 1424-1433.

[21] MCGRANE C, HJORTH L, MURRAY P. "We make them our kin": Australian older adult's playful kinship practices through sharing animal images on social media [J]. *Soc Media Soc*, 2024, 10(4): 1-11.

[22] YANG Y. TikTok/Douyin use and its influencer video use: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US users [J]. *OMGC*, 2022, 1(2): 339-368.

[23] 洪燕, 罗羽, 王宗华, 等. 社交媒体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干预研究进展 [J]. 护理研究, 2022, 36(11): 1958-1962.

[24] 潘盈. 数字时代下中国老龄社会的发展路径 [J]. 老龄化研究, 2024, 11(4): 1607-1611.

[25] 盛曼玉, 王俊, 朱茜茜, 等. 基于扎根理论的数字反哺机制探析——以子代的视角 [J]. 图书情报知识, 2023, 40(4): 52-61.

[26] REN P, KLAUSEN S H. Smartphone us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older adults' wellbeing [J]. *Curr Psychol*, 2024, 43(1): 407-424.

(本文编辑: 郁晓路)

(上接第 94 页)

[9] 王秀琴, 姜彩凤. Morse 跌倒评估量表在脑卒中患者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J].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4, 31(14): 57-58, 68.

[10] 马德健, 曹珍, 王贲士, 等. 奥曲肽治疗化疗相关性腹泻 Meta 分析 [J].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 2020, 27(2): 146-151.

[11] HONG W, EARNEST A, SULTANA P, et al. How accurate are vital signs in predicting clinical outcomes in critically ill emergency department patients [J]. *Eur J Emerg Med*, 2013, 20(1): 27-32.

[12] 张锴婷. 不同类型居住区老年人跌倒发生现状及危险因素分析 [D]. 汕头: 汕头大学, 2022.

[13] SOLARES N P, CALERO P, CONNELLY C D. Patient perception of fall risk and fall risk screening scores [J]. *J Nurs Care Qual*, 2023, 38(2): 100-106.

[14] 张海燕, 于卫华, 张利, 等. 老年糖尿病患者心理痛苦与跌倒恐惧的相关性研究 [J]. 军事护理, 2023, 40(10): 5-8.

[15]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白血病淋巴瘤学组. 中国成人急性髓系白血病 (非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诊疗指南 (2021 年版) [J]. 中

华血液学杂志, 2021, 42(8): 617-623.

[16] CAMPBELL J N. The fifth vital sign revisited [J]. *Pain*, 2016, 157(1): 3-4.

[17] GEWANDTER J S, FAN L, MAGNUSON A, et al. Falls and functional impairments in cancer survivors with 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CIPN): a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CCOP study [J]. *Support Care Cancer*, 2013, 21(7): 2059-2066.

[18] 王茂全, 贾明宇, 靖或, 等. 血液病患者血流感染病原菌回顾性分析 [J]. 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 2021, 29(1): 272-277.

[19] DECALF V, BOWER W, ROSE G, et al. Preval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cident falls related to nocturnal toileting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J]. *Acta Clin Belg*, 2021, 76(2): 85-90.

[20] BRIGLE K, PIERRE A, FINLEY-OLIVER E, et al. Myelosuppression, bone disease, and acute renal failure: evidence-based recommendations for oncologic emergencies [J]. *Clin J Oncol Nurs*, 2017, 21(5 Suppl): 60-76.

(本文编辑: 郁晓路)